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西方的没落

[德] 斯宾格勒◎著 / 甘长银◎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西方的没落

[德] 斯宾格勒◎著 / 甘长银◎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没落 / (德) 斯宾格勒著; 甘长银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464 - 9

I. ①西… II. ①斯… ②甘…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670 号

西方的没落

著 者 (德) 斯宾格勒

译 者 甘长银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左小文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29¹/₂ 字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327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目 录

-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 / 1
- (甲) 宇宙和小宇宙 / 1
- 第二章 起源与景观 / 19
- (乙) 高级文化的类型 / 19
- 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 50
- (丙) 文化之间的关系 / 50
- 第四章 城市与民族 / 80
- (甲) 城市的心灵 / 80
- 第五章 城市与民族 / 104
- (乙) 民族、种族、语言 / 104
- 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 / 147
- (丙) 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 / 147
- 第七章 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各种问题 / 174
- (甲) 历史上的假晶现象 / 174
- 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 212
- (乙) 枚斋的心灵 / 212
- 第九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 241
- (丙)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宗教 / 241
- 第十章 国家 / 302
- (甲) 等级问题——贵族与僧侣 / 302

2 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 | |
|------|-----------|-------|
| 第十一章 | 国家 | / 335 |
| | (乙) 国家与历史 | / 335 |
| 第十二章 | 国家 | / 405 |
| | (丙) 政治的哲学 | / 405 |
| 第十三章 |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 / 430 |
| | (甲) 货币 | / 430 |
| 第十四章 |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 / 455 |
| | (乙) 机器 | / 455 |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

(甲) 宇宙和小宇宙

每到黄昏你就能看到像花朵一样一块块的云朵在夕阳的余晖中闭合起来。这时，你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恐惧感，即面对着苍茫大地上虚无缥缈般的生存，有一种难以诉说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一颗矮树、一条细枝在寂静的森林里，或者在孤独的田野上，它们自身没法摇摆，只能在微风的吹动下不停地舞动着。只有那些在傍晚时，在微光中舞蹈的小小的蚊虫才是最自由自在的，它们心里想着要到哪里去，就可以向着哪里自由自在地飞行。

一棵植物就能构成景色的一部分，但好像会显得无足轻重，不过它会因某一机缘在这里落地、生根、发芽。每株花草都会在微光、寒风中闭合——这些既非因果，并不是危险或对危险的刻意回答，它们只是对一种在植物周围与植物一起并且在植物身上自我完成的单纯的自然过程，是无法进行期待、希冀或者自由地选择什么的。

个体动物本身与其相反的植物相比便能够进行选择，它们已经从世界一切其他被奴役的命运事物中解脱出来了。这一群不断飞舞的小小的蚊虫；那一只离群的傍晚时分还在飞翔的孤独小鸟；还有那只鬼鬼祟祟地走近巢穴的狐狸。这些所有共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并蕴涵在另一个大世界中。哪怕是一片叶子上面的、一滴水珠中的甚至不会被人类肉眼所能观察到的微生物，虽然它们只占据了水珠中的一个小角落，又或者是它的生命只会维持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但在宇宙面前它是独立、自由的。与此相比，悬挂着这片叶子的参天大树却显得不那么自由了。

从奴役与自由最深刻和最终的意义方面来理解，是我们用来鉴别动物生活和植物生活不同的基本所在。但是完全是其本来面目的只有植物，而在动物的本质中还包含着某一双重的东西。植物仅仅只是植物而动物则不然，它们不仅包含了植物的性质并且还包含了其他某些特殊的

性质。比如当那些面对着危险却仍然挤在一起的颤抖着的兽群、依偎在母亲怀里啼哭的婴儿或、向上帝求助的绝望的成人。所有的这些很普遍的现象，全部表明动物企图从自由的生活重新回到植物性受奴役的想法。但事实是他们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并从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了。

假若把一棵开花的植物的种子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就会显现出两只已经形成并被保护着的，且将敞露于光亮的并附有生命循环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幼芽的子叶。除此之外，还显现出含有未来的根的第三只子叶，它还告诉我们：这株植物的种子注定要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变成景色的一部分。与之相反，我们会看到在高级动物中，其个体化存在的受胎的卵从最开始就会形成一只外鞘，把循环与生殖部分的内部容器封闭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动物体内的植物因素，并与母体以及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事物分隔开来。这只外鞘是动物生存的基本特征的象征，得以将大地上出现的两种有生命的东西区分开来。

这两种有生命的东西的高雅名称在古典世界就被想出来并从那时遗留下来。植物是一类属于宇宙的东西。和它相比，动物还是与大宇宙关联着的自成一体的小宇宙。生物单位只有一直处于与“万有”分离并能规定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的境地，才可以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宇宙。与处于大循环中的各行星遭受奴役的境地相同，和一个大世界相比，只有这些小世界才能够自由运动，而在其意识中大世界就是它们的周围世界（或者叫作环境）。只有通过小宇宙的这种个性，才能将获得“实体”意义的事物展现在我们眼前。而对于那些行星，我们之所以承认它们具有实体的特性，是出于某种原因才勉强承认的。

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标志——周期性的规律，又或者称之为“节拍”（节奏、拍子）。小宇宙中所有的东西也都有其极性，也可以称之为“紧张”。

通常来说，每当我们谈到紧张的思维和紧张的警惕时，总是认为所有醒觉的状态在其本质上都是紧张的。事物与属性、原因与结果、感觉与对象、我与你，在这些对立物种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而在被称作“松弛”的状态出现的时候（这里的松弛有深远的意义），对立双方的紧张状态也会随之松弛，生命的小宇宙方面便被替代了。一个睡着的人只是过着一种植物性的生活，即已经解除了全部紧张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使用节奏、生活、命运、渴望、时间、方向等一类的词语来解释宇宙节奏意义的全部事物。不管是一队骏马的蹄声，还是士兵傲然大步向前的沉重步伐，或是一对情侣间的默默无言的感情交流，亦或是让社交集会更加高雅的显在的机智和“知人论世者”的迅捷、敏锐的判断，我曾经将这种迅捷、敏锐的判断叫作“相术的机智”。

小宇宙在无尽的空间中自由自在地运动，而宇宙循环的这种节奏也依然持续进行，并时常把醒觉的个体存在的紧张打破，让其成为一种能够被感觉到的彻底的和谐。假如我们曾经注意过飞翔在高空的小鸟是怎样上升、旋转、滑翔，然后消失于远方——在这一切的运动中，我想我们一定会感到它和我们之间存在的植物性的确实性。这种把你对它的感觉和我对它的感觉连接在一起的并不是理性的桥梁，这就是动物和人在爱情舞蹈与、战争舞蹈中的实在意义。在炮火之下常常会聚结成一体的一队突袭骑兵，或者是在某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聚集起来的普通大众，如果变成了一个团体，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令人费解地、盲目地思考并行动起来，但很快这个团体又会分散。就这样，小宇宙的壁垒便被破除了。它恐吓、抢夺，它推进、拉拽，它闪躲、逃跑并且摇摆不定。肢体交错、众口一呼、呼啸前进、万众同运。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完全的整体就在众多单个小世界的聚合中突然产生了。对宇宙节奏的知觉，我们叫作“感觉”，对小宇宙张力的知觉，我们又把它叫作“情感”。“感觉性”这个词的含义含糊不清，它混淆了所有动物特殊性的一面和生命普遍的植物性的一面之间的清晰区别。假如我们主张一个代表感觉生活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种族生活亦或是性生活。这样，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很自然便显露出来了。前者是存在于光和被照明的事物之间、认识与被认识的事物之间、创伤与致伤的武器之间的张力和极性。后者是具备周期性节奏的、有始有终的；是与星辰的大循环相协调；是阴性与月亮之间的联系；也是这种生命与夜晚、春天、温暖之间的联系。当这种关系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时，生命中这两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形成了特殊的机体，并且会随着其发展的程度越高，每一方面的意义也就会愈发的明显。我们有血液系统与性器官，这两种循环器官是存在于宇宙中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小宇宙的可动性感官和神经两种区别器官。我们必须假设：当我们处在初始状态时，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一种循环器

官，而且还是一种触觉器官。

血液，作为我们的生存象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从母体输入子体再由子体输出，血液不停地在流动，永无不息，不论是在睡眠还是在觉醒情况下。流淌在后代子子孙孙的体内的祖先的血液，形成了巨大的连锁，将他们在命运、节奏与时间当中连接。起初，这是由循环的区分、再区分和永远更新的区分过程来完成的，直到最后才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性生殖器官，从此让瞬间成为永恒的象征。从此之后，生物体内的植物特性，例如，它们如何生殖和怀孕，如何驱使其自行进行生殖，如何在自己身后维持永不间断的循环，每次的伟大的脉搏跳动如何通过一个与一切分离的灵魂发挥作用？限制着、充实着、推进着但总是毁灭着——这是一切宗教与一切伟大诗篇都企图知道的秘密，也是全部生命秘密中最隐秘的。这种秘密的悲剧激发歌德创作出《亲和力》^①与《天福的向往》^②，在这里，因为这些孩子是从不调和的血液循环中出生的，是宇宙罪恶的产物中的一种，所以这些孩子必须死亡。

与大宇宙相比，当这样的小宇宙自由运动时，便给这些宇宙器官增加了“感觉”器官，在最开始时这种感觉无非是触觉而已。直到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今天，我们仍旧非常普遍地使用“触觉”这个词语去表示我们通过眼、耳，甚至是由理解而产生的接触，因为这是一种与周围世界经常建立联系的生物在运动性上的最简单的表现。但是，“建立”在这里有固定位置的意味，所以对于所有这些感觉，不管它们看起来是怎样地矫饰，和最原始的感觉都相差巨大，除了在本质上其都是积极的感觉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感觉了。各式各样的感觉都会区分出固有的事物和外来的事物，就外来的事物相对于固有事物的位置关系来说，雄鹿的听觉、鹰的视觉、猎狗的嗅觉所起的作用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音调、光亮、气味颜色等所有能够想象得出来的感觉方式绝大部分都有距离、分离、扩张的意义。

和血液的宇宙循环一样，感觉的区别活动本来就是统一的。活泼的感觉自始至终都被称作是一种理解的感觉。在这些简单的关系中，寻觅和发觉其实就是一件事，即我们最适宜把它们称为“感触”的东西。

① 《天福的向往》，歌德创作于1814年的抒情短诗。

② 《亲和力》，歌德于1809年创作的一部小说。

但到后来，随着发展人们对感觉提出一定的要求时，感觉和对感觉的理解才开始出现区别，因此后者与前者分离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外鞘中，就像性器官和血液循环的器官分开那样，鉴别的器官与感觉器官会有分开。可是我们所采用的“敏锐的”、“敏感的”、“置喙”、“眼力”、“洞察力”，等等字眼，都是依据视觉世界而得来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逻辑术语了。这充分说明，所有理解都是我们从认为的感觉中，亦或是在人类现实生活当中得出的，二者仍然是共同起作用的。

当我们看见一只静静地、趴着的漫不经心的狗，但突然它变得紧张起来，它听着、嗅着它所感觉到的一切，并努力去理解这一切。此外，它也能自我反省，在这种状态中，起作用的是几乎仅有的理解，并利用那些粗糙的感觉做判断。在古代的语言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诠释了对感觉等级的这种区别。使用一些特殊的标记将每一等级都鲜明地区别成一种特殊的活动，即：看、察、观察；听、倾听、谛听；嗅、嗅出、力嗅。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感觉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没有理性的内容那么重要了。

不过到最后会有一种最高的感觉从其他所有的感觉中延伸出来。虽然我们的理解意志永远难以接近“万有”，但是某种事物会替自己唤起一种肉体器官。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眼睛才出现的，另外，作为其对立方面的光也会随之出现。关于抽象思维的光能导致（或者说已经导致了）一种理想的光，由光线和光波组成的一幅总图展现出来，但这种发展的实际意义在于从这之后人们才可以通过眼睛来理解和把握生命，这最大的奇迹让人类世界的万事万物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只有通过这种眼睛的光亮世界，远景才能作为色彩与光亮而出现，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能够看见广阔的、被照明了的空间中的夜与日、事物与运动，才有扩展至身体附近之外的个体生活的光的视野，才有了在地球上空绕行的极端遥远的星辰所组成的宇宙。

在这样光的世界中，这里所说的光并非是借助于心理概念间接演绎出来的科学的光。这些概念（希腊意义的“学说”）本身也是从视觉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得来的。在这小小的星球上进行观察的漫游的人群中，光的环境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打个比方讲，强烈的南方光流照耀着埃及与墨西哥文化以及北方的灰暗。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决定人群的所有生活。因为有眼睛人类才发展了其建筑的魔力，在其中，那些在光所产

生的关系中重新被规定的各种构造因素是由触觉产生的。思想、艺术、宗教其产生的缘故全部是因为光，所有区分全都归结成一点：是诉诸于肉体的眼还是诉诸于精神的眼。除此外还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差别产生，但是由于使用“意识”这个意义比较模糊的词，这种原本明显的差别也都被弄模糊了。我将存在或“在那里”同醒觉的意识或醒觉的存在区别开来。醒觉的意识是紧张和扩张，存在具有节奏与方向，醒觉的意识则将原因与结果区别开来，而存在却被命运统治着，前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时候与为什么”，后者的根本问题却是“何地与怎样”。

植物的生活本就是一种无醒觉意识的生活。从这个观点来讲，一切生物在睡眠中对周围世界的极性的紧张都会消失，变成植物。但是它们却仍继续存在于生活的节奏中。一棵植物仅知道“什么时间及为什么”等此类的关系。从刚刚从寒冷的大地中滋生出来的萌发的幼芽、到饱满的蓓蕾、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艳最终瓜熟蒂落，这一切有力的过程全部都是对于“何时”在时间上的渴求，都是实现命运的一种强烈的愿望。

另一方面，对于一棵植物来说，“何地”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是醒觉的人的问题，是他们用来每天决定自己对世界采取的方向的。世代传承的仅是存在的脉动，而醒觉的意识对于任意一个小宇宙都是应该重新开始的，在此中，便存在着诞生与生殖之间的区别，前者仅是一个开端，后者却是前者的延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植物是繁殖起来的，并非诞生出来的。它那里既没有诞辰也无醒觉，只是开创了一个围绕自己的感觉世界。

如今，人类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眼前。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还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对眼睛的绝对统治地位进行干扰。夜籁、风声、花的芳香、牲畜的嘶喘，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人类身上激发出在光的世界中“从何处来”和“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哪怕是我最亲密的伙伴——狗，它的各种视觉印象还会不断在嗅觉世界中做出调节，但我们对这个世界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们对于蝴蝶的世界更是毫不知情，因为在它的晶体的眼球上无法产生综合图像的投影。对于这些盲视的动物我们一无所知，即使它们一点儿也不缺乏感觉，但它们仍然是盲视的。而我们现存的空间也仅是视觉空间，在视觉空间里面，能够找到的仅仅是作为光照事物的属性与效果而遗留下来的其他感官世界，比如，听觉、嗅

觉、冷、热的残余。芳香从被照明的空间中所看到的玫瑰而来，温暖从看到的火光而来，我们谈到某一种音调时，也仅仅指的是小提琴的音调。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头上闪烁发光的星辰，尽管我们一直在描绘着它们的运动轨迹，但是我们对于它们的意识关系也仅限于这个视觉的空间。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感官世界的感觉，动物甚至原始人都具有，但它们的感受与我们的感受完全不同，在这些感受当中，我们能够借助科学的假设来间接地进行描绘，但是剩下的那些在如今已经被我们彻底遗忘了。

然而，这种感受的贫乏却有着无限深化的意思蕴涵其中。如今的它还是一个包括自身的光的世界中的生命，人类的醒觉意识已经不再仅是一种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身体在看得见的空间中移动。作为一种强大力量的深度经验，它从一个被称为“我”的光的中心点延伸到我们能看见的距离之中。“我”是一个光的概念，从此观念来讲，本质上“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日光中的生活，但在夜晚却是接近于死亡的。由此看来，一种新的恐惧感又产生出来了，它将全部别的情感都吸纳到自己的范围中，在看不见的事物面前产生的恐惧，也就是对于人们感到、猜到、听到，或是有效地观测到但并没有看见的事物的恐惧感。动物在别的形势下也可能体验到恐惧感，然而人类却觉得这些意识是奇妙的，儿童和原始人在静寂面前非常容易感觉到局促不安，他们会试图用高声谈话或喧嚣的谈话去消除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在高级人类中也在消失。对于眼睛无法看见的事物的恐惧，便成为人类信仰的本质与标记。神是人所观察到的、揣测的、想象的光的现实。对于“无形的”神的观念是人类超越性的最高表现。来世所在之处便是在光的世界的尽头，拯救即拥有让人们远离光的世界和事实的魔力。

对我们人类来讲，音乐所具有的真正解放的力量及难以名状的魅力就在这里。因为音乐是一种仅有的艺术，其手段是在那光的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与我们整个世界并存。因此，只有音乐才可以让我们抗击光的无情的暴力，并且和这个世界分离，让我们想象我们就要接近神灵的最终秘密。这种幻觉之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我们的醒觉意识只被一种感受所控制，这一事实与眼的世界完全适应，以致无法在它所得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听觉的世界。

其概念是来自视觉的，因此，人类的思维是视觉思维，并且其逻辑

的整个结构是一个想象中的光的世界。

这两种感觉相反的过程——感觉缩小的过程和之后产生的深入的过程，不但让我们的所有感觉印象都用于视觉印象，并且按视觉印象来进行整理，而且也用单一的语言媒介去代替所知的动物的无数思想交流的方法。这种语言媒介在光的世界中是一座桥梁，它把互相想象的眼睛或是呈现在对方的肉眼面前的两个人联系起来。那些留有别的痕迹的说话方式，早已被手势、模仿或强调的形式吸收到语言中去了。词与词的连续构成了一个在眼睛统治下所建立起来的内心的光的观念的领域，这是一般的动物的发音与纯粹的人类的语言之间的重要区别。每一个词义都有一种光的价值，即使是像“寒冷”、“乐调”、“滋味”等词汇都具有光的价值，甚至是完全抽象的名称也是如此。

即便是在高级动物中，单纯的感觉与理解的感觉也因为互相了解的习惯，并通过感觉联系而引起了显著差异。假如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区别感觉印象与感觉判断（例如味觉判断、嗅觉判断或听觉判断），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在蚂蚁、蜜蜂，还是说在猛禽、马和狗中，重心已经明显地在朝醒觉存在的方向倾斜。但只有当在语言的影响下时，理解与感觉之间的明确的对立关系才在醒觉的意识中树立起来。动物界中，这种紧张关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在人类中最初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这之后，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才带来了理解从感觉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的一种意义重大的结果。

对于那些构成总体各种感觉印象的意义的理解，它们在以前几乎从没有这样被注意过，日益取代了全体感觉的简单理解。这些印象本身到最后也会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字音的被感觉到的意义。词，在原来只是一件能够看见的事的名称，而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件心理事物的标志——“概念”。我们只有对全新的名称才能规定确切的定义，可是要给这类名称规定确切的意义，我们的能力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对一个字进行两次使用，但一个人的理解与另外一个人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更是永远不可能具有相同的内涵。即使如此，相互的理解还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所使用的同一语言可以在二者的身上形成相同的世界观。在二者的活动与生活所共有的环境中，以单纯的字音唤起性质相同的观念就已足够。就是这种借助于分离（或者说抽象出来）的语音和从实际目睹中所得来的理解方式，事实上，已经明确地将

一般动物类的醒觉意识与继起的纯粹的人类的醒觉意识进行了区分。在原始阶段，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一点的确切证据，可是在更早的阶段，这样的醒觉意识将一般植物性存在和特殊的动物存在之间的界限做出了明确的划分。

思想是从感觉中分离出来的理解，思想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引起了一种永久的分裂。在早期，它便将感觉和理解定为“低级的”心灵力量与“高级的”心灵力量，其想象的世界与在眼的光亮世界之间引起了决定性的对立。前者中，概念和它暗淡的却无法抹去的光色存留了下来并发挥着作用，而后者则被描写成一种虚构的事物及一种幻觉。打这以后，对于人类来说，只要他在“思考”，想象的世界便是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是真实的世界。最开始，自我是如此的醒觉的存在（换句话说，当它有视觉时它觉得自己是光的世界的中心）。如今，它变成了“精神”，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悟性，它“认识到”自己是纯粹的悟性这一点后，不但将周围的世界看成在质的方面是低于自己的，并且还将它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也看成这样。不只是人类的直立姿势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人类头颅的完全智能化构造也证明了这点，在人类头上、鬓角、眉毛、眼睛也渐渐成为了表情的工具。

所以当思想取得独立时，显而易见，它便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除了实用的思维以外，还新增加了一种理论的、精细的、深入的思维。前者针对的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实用目的的周围世界中光照事物的结构，后者的事物的本质结构才是其目的，即在于建成这类事物的“自身”。光，在所见的食物中被抽象出来，通过一种宏大而精确的发展过程，眼睛的深度经验被强化为词义的有色领域中的深度经验。从此人类开始相信自居内心的眼是能够直接看透事物的真实面目的。一个概念之后是另一个概念，最后在内心的光亮下的照耀下，明晰的结构便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思维模式。

理论思维的发展在人类醒觉意识中引发了一种活动，让一种新的存在（生存）与醒觉存在（醒觉意识）间的冲突成为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在动物的小宇宙身上，生存与意识的结合产生了生命的不辨自明的统一体，它只知道意识是为生存服务的。动物仅仅是在“生活着”，但它却并不能对生活做出思考。可是因为眼睛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专断的，光亮照耀下的一种能看见的实体的生命将生活展现，因而当悟性与言语

相互交叉的时候，悟性就会形成一种关于生命相反的概念，几乎同一时刻形成了一种关于思维的概念，它便将可能的生命与实际的生命做出区分。因此我们拥有的是“思想与行动”这一提法中的对立面，而不是率直的、不复杂的生命。动物身上根本无法具有的东西，在人的身上不仅变成了可能，而且变成了事实，最后变成了交替物。成熟了的人类的所有的现象及其所有历史都是它形成的，文化所采取的形式越高级，这个对立在它有意识的存在中的重要时刻就越起着充分、重要的支配作用。

生命就是植物性的宇宙，都是富有宿命、血、性的存在，具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优势，并且保持着这种优势。任何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替生命服务的，可是这些其他东西不愿意去服务，而是想着去统治，并且它们相信自己已经处于统治地位了，因为具有控制身体和控制“自然”的力量便是人类精神所提出的最坚决的要求之一。然而，这种信念难道不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服务吗？我们的思想为什么恰恰是这样去想呢？也许是“彼物”，是宇宙让它这样去想的吧。当思维将身体作为一种概念，当它让血的声音归于沉寂时，并确定身体是可怜的那个时候，思维便显示了其力量。然而事实上血还在统治，因为血还在无声无息地控制思维活动的启动与终结，言语与生命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没有意识可以存在，但是反过来却不能没有知性的生命。总之，无论如何思维只在“思维的领域”中进行着统治。

不论我们说思维是人类所创造的，还是说高级人类是思维所创造的，那都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区别。但是思维执著地把自己在生命整体中的地位看得过于高了，由于它轻视或漠不关心除了它自己以外的事物还有其他的确定的事物的方式的事实，它因此失去了不带成见地去查看整体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思维方面的大师，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他们几乎都成了权威的唯一代言人，都认为不需要证明的——冷酷的抽象思维是接近“终极的事物”的途径。而且他们还同样认为无须证明的是：他们沿着这条途径所获得的“真理”与他们用来当作自身的目标的真理是相同的。但是这与实际的情况并非一样，这只是一种代替秘密的、想象的图案罢了。

尽管人类是以一种思考的形式存在，但并非说人类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进行思考，这种不同是天生的，是穿凿附会者所无法理解的。思维的

目标被称作需要被“建立”的“真理”。换言之，它是从光的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不知道的感触性中被抽离了出来，变成一种概念形式，并在一个体系中被赋有永久性的身份，这种体系代表着一种明智的空间。换句话说，它们与生命再无关联了，真理为绝对的、永恒的。

可是，对于一个动物来说，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事实。这便是实践的悟性与理论的悟性之间的区别所在。事实跟真理的区别就跟时间与空间、宿命与因果的分别是相同的，事实并非侍候醒觉意识中痴想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而是专心地侍候着整个醒觉意识，为拥有的服务。现实的生命和历史仅懂得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只跟事实交朋友。每天衡量着自己在事实面前的威力是有意识、有行动、有斗争的积极的人物，纯粹的真理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只知道有政治的事实，却不知道有政治的真理，每一个重视事实的人的提问便代表着彼拉多^①的有名的提问^②。

尼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他让科学和真理与知识的价值问题对质，虽然这种办法对于天生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是低廉的甚至是不敬的，但是他们让其整个存在的缘由都受到了它的攻击；笛卡儿质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当然他并不怀疑其怀疑本身存在的价值。

但是，提出问题为一回事，问题的解决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植物生长着，但它并不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动物同样也在生长着，但它知道自己是在生活着。而人类被其生活所惊，并围绕着他们的生活提出了种种疑问。但是，人类也无法为他自己的问题找出答案，他只能认为自己的解答是正确的。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与最卑贱的野人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秘密为何要被戳穿，疑问为何要获得解答呢？这不正是因为从儿童的眼中显现出来的恐惧感而产生的吗？不正是因为可怕的人类醒觉意识的禀赋而导致的吗？这种醒觉意识迫使现在已经脱离感觉获得自由，并且正在孕育着心理的悟性中竭力寻求着解答，而这种解答就意味着摆脱。在知识方面的坚定信念是否让我们从重大问题的缠绕之中获得

① 彼拉多（？—41），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执政官，他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② 这一有名的提问是：“真理是什么呢？”

解脱呢？

人类所具有的最珍贵的方面是凛然敬畏的心情，被命运抢走了这种禀赋的人必然要去发现奥秘，要去探究，要从剖析与破坏那令人敬畏的事情中来得到知识。追求体系的心智是一种想要虐杀活生生的事物，想要让它建成、稳定，使之全国化并让它束缚于逻辑秩序中的意志，如果才智完成了僵化的任务，也就是说才智取胜了。

这种一般被视为“悟性”与“理性”之间的差异，实质是悟性与先见、眼力本身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我们的动物性方面的特性，是由语言演变而来的；后者则是我们的植物性方面的特性，它利用的是眼和词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下，“理性”是让观念冲入生命的东西，“悟性”就是发现真理的东西，没有生命的真理是能够灌输的观念，属于创造它们的人的赤裸裸的自我，它只能以同情的方式被唤醒。创造性的“悟性”实际上是鉴别性的。前者产生其活动中的对象，后者则是从对象中迸发的。实际上，在最开始悟性鉴别是在日常的感觉中运用与发展起来的，儿童是从感觉与判断中学会理解与分辨的，随后鉴别从这种联系中被抽象出来，在这之后它便单独活动，它需要一种替代以前作为其对象的感觉活动，这种替代只有既存的思维方式才能赋予它。如今，鉴别便是依照这种替代来行进的。只有这样才是思想——而不是随便建立在虚无飘渺之上的东西。

在很早之前，原始人类还没开始抽象地进行思考时，他便给自己形成了一幅宗教的世界图景。这个图景便是悟性开始鉴别性地进行工作的对象。科学一般是在一种宗教和所有精神上先入为主的一种见解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的意义通常只存于对这类教义加以抽象的改良而已。因为这类教条不够抽象所以它不被认为是正确的。它在所有原则、问题的提问与方法方面总是依照一种宗教的核心。悟性对已有真理的一种鉴别性辨别的象征就是其查知的每一件真理。新旧知识之间的极性所包括的后果是在悟性的世界中只有对比而言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总会存在一些判断比这些判断更有说服力，认为今天的理解比昨天的理解好是鉴别性知识的根基。让我们相信这一信念的又是生命。

作为鉴别的知识是可以解决大问题呢还是仅能提出大问题呢？在知识开始，我们相信前者，但当我们所懂得的越多，我们便越相信后者。只要我们拥有好奇心，我们便会发现秘密中的问题。